

续资治通鉴长编

續貴州通志卷之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降授通議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於是舉行八月己未詔書惇始除

喪故也

舊錄云以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言惇強買民田不法故有是命新錄因之按安世等所言不止為惇強買民田其曲折已具章疏初有服闋與宮觀指揮安世又論其不當而朝廷訖莫從也

戊戌西蕃鄂特凌古并温錫沁下大小首領順律覺依

等補職名支請各有差以進奉到闕推恩也

庚子遼國遣使奉國軍節度使耶律常副使中大夫太

常少卿充史館修撰史善利來賀興龍節

辛丑夏國遣使賀興龍節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

近準樞密院錄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
楊永節爲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
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聖旨依高
陽關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檢會元祐編敕諸武臣丁憂
者若使小使臣及元是軍班換授并見任管軍或充緣
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
雖係大使臣並不解官其乞解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
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解官行服已損
孝治之風朝廷恤小官非俸祿無以自養不得已而未
之改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旣陞朝祿旣足以爲養而緣
邊任使亦不解官其乞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
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奪服唯狄詠是狄青之子

帥臣爲之奏請特許解官當今緣邊無異內地帥臣遭喪者無不解官自餘將領委任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其才則方今武臣常患員多豈至無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內地者均是也何獨於緣邊恤之若以解官爲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從征役豈可仕至陞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喪臣愚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繫沿邊任使並解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卽許本路奏留繫自朝廷指揮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緩急藉才亦不失金革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修立貼黃臣竊以奪服之禮本非古法祖宗時文武官尙少故因襲前

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久使員益多宜使人知禮
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宣力則奪其喪服無所不可

王子京東路轉運司言準朝旨本路清河與江浙淮南
諸路相通舟楫往來般運物貨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
湍淺險惡及水手牛驢緯戶盤剝人等百般邀阻損壞
舟船致客人不行已奉旨差知常州晉陵縣事趙竦及
於本路選差齊州通判朝請郎滕希靖同詣徐州呂梁
百步兩洪相度打量地勢高下穿鑿作井別無阻礙實
可開修月河石隄上下置牖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及約
度到人工料次所費官錢米豆經久利便及欲乞於本
路不拘常制踏逐使臣差二員專切監勒兵夫人匠等
興修及乞存留趙竦與滕希靖同共提舉點檢從之內

合用兵夫除本路團結修河兵夫不差外令本司剗刷
合用役兵應副不足卽行和雇仍專差趙竦滕希靖管
勾開修令京東路轉運司并徐州應副新本削去
癸丑禮部言據大樂正葉防狀近準敕來年正月一日
御殿今再定到威加四海之舞化成天下之舞儀式協
律郎陳沂看詳別無未盡欲依所請從之

甲寅詔減鄜延等路戍兵節次歸營先是夏人逆命陝
西諸路奏乞添屯今已通貢故有是命 三省樞密院
言昨令都提舉修河司從長擇一順快處回河差夫八
萬和雇二萬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外都水丞司檢計
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萬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
夫七萬四千四百五十六人兩項共計二十七萬八千

七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監丞李君貺等檢計裁減到共
十九萬四千九十八人詔令修河司且開減水河其差
夫八萬人於數內減作四萬人充修河工役于李君貺
等裁定差夫內共減作一十萬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摩
役使餘依前降指揮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聞河爲朔
方之患甚矣不可不治也東流之利人人皆知之朝廷
審其如此乃議修復孫村故道令三變而功無所見徒
以疑民心耗國力殆非計也夫河事正如邊事在熟計
利害而爲一定之論必信而力行之豈有分數之漸乎
朝廷能信東流之利則斷以不疑極國力成之而無憚
是暫勞永逸也如以此勞民傷財當緩之以歲月從容
閑暇儲用計工俟其有餘而一日成之是人逸功倍也

於斯二者審擇其一在爲與不爲爾豈容姑息之計於其間哉今乃省人功物力以爲減水河幸其洪流之入亦已玩矣河之大勢北傾悍而不可制其所分之水固不能多水旣不多流漸平緩平緩之流終成淤澱淤澱旣積遂至斷流若淤斷故道遂失東流之利是自廢長久之策也若不爲減水則故道依舊終有回河之期若爲減水則故道必廢更無回河之計利害如此甚易見也或謂漲水之時亦須流行故道設不爲減水亦須淤澱不可一年二年計之必於當年爲之則可矣是不然蓋漲水之來不過三二分有計時而斷流當水涸之時稍加濬治卽故道猶在分水之來雖少亦須四五分或至五六分常流而不絕直至淤平乃斷分數愈深更不

新刊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一
四
可以施功濬治故道豈復得存邪又謂河勢近年卧東
故可爲東流若或背去不可復爲矣此說誠爲有所取
然一二年間未必便至於此但歇得一二年間人力國
用既已有餘便可爲之臣以謂河流所以東流者必中
流之西稍緩其下已積泥沙河底漸高也久之河底益
高水勢無復能西矣臣愚欲乞罷修減水河以存朝廷
將來之利不重朔方今日之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面
諭大臣極理講議如保得終不害於回河卽聽爲之如
無必然之說幸用臣言早賜施行貼黃方今正是農時
未得春澤興此大役勞民動眾以奸陰陽之和恐致旱
沴議如可罷卽乞速降指揮 三省言六曹學士院臺
省寺監官每有眾議隨事申乞支錢雖臨時多寡不一

緣無限數未有定式今參酌修立每員二貫至一貫所
有逐處其支料次錢指揮更不施行餘並從舊制從之
新本
削去 尙書省言在京吏人有過會恩者原免之外不

計輕重別無誠勵今欲吏人有過會恩事理稍重者仍
上簿從之 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近論奏事以方今
商旅不行國家財用匱乏乞講求祖宗之法通商廣財
又以省罷吏員太刻滯事廢職人情不安但務苟且乞
先省事省官如未暇爲之且守四分減一分之法以期
久遠之効諸已議而未行者一切罷之今以裁減浮費
所細碎苛急甚損國體集怨於下有害政事乞罷所差
官宋肇以其事委戶部結絕又以舉人習經義者少習
詩賦者多乞更不各取五分只以入試人數用解額考

校合格之人此數事者臣採之公論利害灼然方敢上
 之朝廷以補聖政萬一竊思陛下聰明洞照中外敬仰
 人情事體無所不知必以臣言為是竊恐大臣各懷私
 見以惑聖聽伏望候進呈日斷在必行庶使治道清明
 人心慰悅事非小補願留宸念貼黃其裁減浮費所差
 官宋肇奔競小人不識大體游歷權貴之門諂媚迎合
 為事以此大臣中頗有喜之者伏乞速賜指揮罷免仍
 不與推恩伏望宣諭其省吏事已著令施行者已不可
 改其見取索到而未曾施行者乞一切罷去熹乞通商廣財在六

月七日論科舉不限五分附六月未此奏劾

宋肇據密疏在十二月十八日今從密疏

直學士中散大夫知河陽陳安石為左中散大夫依前

職知鄧州 殿中侍御史孫升言臣聞壯而仕老而休

龍圖閣

者古今之通義七十引老而去者禮法之常經所以明
止足之分厚廉退之節也其或身繫天下安危德與朝
廷輕重仕不得謝禮益有加者非可以爲常也伏見龍
圖閣直學士新知鄧州陳安石年七十有九無功於國
無德在民歷任以來茂聞政迹而爲河東轉運使日附
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生靈昨在吏部精力已耗
日惟昏睡眾所指笑出帥永興亦以昏老爲言事者所
譏今加數年有退無進而不知止足貪冒無恥坐尸厚
祿屢易近藩名德不聞功業無有而恩祿所加如此何
以砥礪搢紳崇貴廉恥乎伏望聖慈詳察與一宮觀差
遣庶幾朝士大夫稍知止足之義務崇廉退之節安石
尋改鄭州久之乃以提舉崇福宮卒

五年二月一日自
河陽改鄭州紹聖

元年正月乃以崇福宮卒安石傳云自鄭州請崇福不得其時

右朝請大夫倉部郎

中張安上權知齊州朝散大夫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范子諒為右朝散大夫倉部郎中

乙卯知樞密院事孫固門下侍郎劉摯尚書左丞韓忠

彥言臣伏見故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在仁宗朝文

學行義名重一時經術博深議論堅正以扶持名教為

己任嘗以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才士風丕

變故至今論學校者稱慶厓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

枉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別邪正嫉惡太明以此忤權貴

取怒擠逐傾陷至其死猶不已天下皆冤之其後誣謗

雖已明而歷年浸久無復為言之者今聞其子編於民

藉略無生業日有饑寒之苦士議歎惜以為聖朝尚賢

不應使名臣之後零落至於此極也臣等不勝拳拳欲望聖慈特詔有司錄介之後以子若孫一人賜以一命使獲薄祿不墜厥世以副聖朝崇獎善人之意而為天下守忠義者之勸貼黃稱仁宗時館職石延年直講孫復身沒之後蒙官其子近日推恩呂誨包拯劉庠之子各任以職事天下感勸如介之後宜在所錄伏乞比類

施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官石師中

戊午門下省言三省得旨文字奏知劄子自來止是具事宜進入其間慮有節寫不圓或致漏落事件詔今後

立定式樣與錄黃連黏在後入進新本削去十月十二日劉安世所言當參

考御史中丞梁燾言臣伏見監察御史闕員已久侍

御史近有遷除復未補人竊以紀綱之地所當擇才耳

目之官不可曠位况今寒峻待用者猶滯孤直已試者

未旌宜加公選以副清議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早除侍

御史如更令舉官亦乞檢會近制施行庶使中外知聖

主開廣言路清明政事之意貼黃臣竊見近日翰林學

士至兩省官準聖旨再同舉御史兩員欲乞朝廷先次

選除以補員闕臣訪聞先朝擢為御史而中間以言忤

大臣罷去者蓋多端良之士伏乞聖慈更加詳擇牽復

任用以廣賢材之路舊錄刪取熹言大略今全載之詔御史中丞舉官

二員兩省諫議大夫以上未曾舉監察御史同舉二員

以聞舊錄依是日詔文彥博累乞致仕候中春施行此據

政日增入五年正月未范祖禹云云左朝散郎李閱為都官郎中

庚申朝奉郎徐鐸為左朝奉郎正字 刑部言大理寺

官舊條惟曾任外處官失入徒已上已決或失入死罪
方不預選新條又添入任大理寺官失斷徒已上三人
或死罪一人亦不在選限竊以大理日斷天下疑案雖
備悉心力緣案牘既繁不無錯誤又况容有疑似輕重
之間若因問難改斷亦爲差失委是人數太窄竊慮精
彊諳習之人偶似礙格不得預選有此未便欲乞於條
內改三人作五人改一人作二人從之 禮部言諸路

申請貢舉敕經義兼試詩賦進士及經義進士解額各
取五分竊慮兩科應者不齊拘定五分則似未盡乞行
均取看詳進士兩科試法不一舉人互有輕重難易之
論兼就試人數不定則解額難以均當終非通法似不
可久行詔來年科場以試畢舉人分數均取後一次科